

牧齋初學集

一三

牧齋初學集  
PDG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一

記一

高陽孫氏闔門忠孝記

崇禎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奴酋兵陷高陽故少師大學士孫公死之公之子五人孫六人與從子孫八人皆死婦女童稚爭先就義者三十餘人公御其子姓嚴諸子皆被服儒素鏃礪文行二郎壬子舉人鈐四郎秀才銓五郎尚寶司丞銓尤奇偉短衣匹馬更侍闕門善騎射曉兵事兄弟相期許願以橫磨天劒馳驚黑山白水之

聞諸孫皆岐嶷嶄然露頭角落筆萬言非凡兒也城陷之日五郎解表血戰手刃數奴奴得而嚮之城下二郎戰敗被執奴偪降徒跣牽曳荆棘簇足心叢刺蟲出跗上斫兩臂堪其胃終不屈而死二郎子中書舍人之沆秀才之滂皆死之滂刃出腰膂創甚伏地把搔鐫平其頰鼻而死三郎鈴之子秀才之滂被執誑奴曰引我之圈頭得見宰相以金帛予汝奴曳至老營見公方踞坐罵奴拜而起卽接手罵曰我得見老爺足矣寧有金帛予汝曷不速殺我奴財揮刃首

砰然墮於前公歎曰真我家孫子也四郎子尚  
寶司丞之洁自河間反馬歸力戰奴刃劈其腦  
斷其喉矢穴腹貫背而出執五郎之子之瀆使  
喂馬不肯沸湯沃頭面糜爛而死六郎帥七郎  
鎬皆戰城下死而四郎被重傷臥積屍中僮僕  
果自任丘逃歸見之脇中三矢鏃深不可拔口  
張不言微舉手揮果今去果脫故衣裹之負歸  
城南莊覓水半瓢灌之氣上而絕果以十四日  
得公屍於圈頭橋告高奄以其喪歸以次行求  
諸子孫屍乞於親戚松棺柳窆斂以羸布而五

郎七郎屍卒不可得於是太監起潛奏疏輔臣  
承宗子孫男婦內外親口皆死止逃一六歲孫  
及其母 上惻然念慘及闔門首命優卹而薛  
國觀當國遂格其事或曰高陽令雷覺民國觀  
之私人也黠而貪盡逐公所畜守城材官壯士  
剋其餉以輸國觀城陷逃匿國觀所公長孫錦  
衣之芳詣闕願天語侵縣令以此逢國觀之怒  
或曰國觀讎正人君子也讎公之狗國而死奴  
也非爲縣令也昔卞壺死蘇峻之難二子相隨  
赴賊尚書郎弘訥重議以謂許男疾終猶蒙二

等之贈壹伏節國難父子并命賞疑從重况在  
不疑於是壹得改贈諡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  
子珍散騎侍郎珍弟盱奉車都尉公之勲勞懋  
於濟陰子孫就義衆於盱盱 聖朝崇獎忠孝  
超邁典午而上無始興之愍卹下無弘訥之駭  
議此可爲痛哭者也奴之陷河西也公在樞部  
請贈卹監軍高邦佐副將羅一貴與張銓何廷  
魁竝立廟京師邦佐之僕高永爲主死義并卹  
之以風示天下今公不得比於邦佐一貴公之  
子孫不得比於邦佐之僕何其慎也人言奴恨

公拔遼土復四城柱欵議城陷之日必欲夷其  
家門滅其種族國觀非奴也亦攘臂而助之嗚  
呼助天爲虐不祥助天爲虐者奴也助奴爲虐  
者國觀也國觀誅孽其將不久爲之記以待  
焉崇禎十五年中秋日虞山錢謙益記

應天巡撫軍門軍器庫記

今天子初卽位遼左方有事新城王公以太僕  
寺少卿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應天人或  
謂公公今可以無憂遼矣公曰不然遼之憂不  
在一隅象恒不佞竊以謂中外文武將吏人人

以遼爲事而後遼事可辦也身雖在東南其敢  
忘遼事乎公旣受事飭戒吏士申明號令卹民  
隱蒐軍實修城隍治樓櫓雉寇盜詰奸宄大江  
以南所部肅然搜括帑藏得羨餘二萬金輸之  
遼左簡選壯士教束伍行陣之法造營房立寢  
廬又建軍器庫若干閒貯所造兵刃火器之屬  
營舍完固甲仗堅好軍容整暇鼓角謹亮吳趨  
之里儼然如衝邊重鎮援遼之師將悍而卒驕  
過城下知公有備遂巡引去間左奸民陰懷異  
志與江海大盜鈞連爲變成相率首服東南得



晏然無事而公遂以勞瘁得病病且不起易箚  
之夕口喃喃數問遼事如何關門守禦如何於  
乎人知公之勤事而不知公之死事人知公之  
死於吳而未必知公之死於遼也余嘗觀唐孫  
樵書褒城驛壁以謂舉今州縣皆驛也未嘗不  
歎息於其言雖然樵之所云者州縣而已今之  
高牙大纛專制一方者其官如古之連率節鎮  
而其所爲能事者位署案牘請謝賓客游光揚  
聲拜除如流其不或如唐之州縣者無幾也其  
有忘身殉國如王公者則又盡瘁以死而不得

雍容揖讓躋九列而登三事則世之驛傳其官者其必以王公爲戒矣褒城之壁可勝志乎爲說者曰周文襄撫江南二十有二年得以安位而行其志今久任之法不行促數更易其驛傳其官宜也左傳載魯叔孫昭子居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嗚呼朝廷之大官方鎮之重任其不得比於昭子之旅舍耶士君子居官卽旦暮與回翔閱歷等耳又可以久近異意耶王公在江南後先僅二年爾天啓四年歲在甲子

嘗熟錢謙益記

福建布政司修造記

代福清公

泰昌元年十一月福建布政司火自堂庫廳舍以至於步廊皆燬天啓元年二月始撤而新之堂皇靚深庫藏堅厚規摹高廣皆踰於舊自某月甲子始事至某月甲子落成初火作及於庫左布政使沈公命陳兵警備以捍國人毋闌入救火救火者抵罪火既息命府人庫人簡汰瓦礫取藏金於煨燼之中使攻金之工鎔而出之藏金無恙而溢於舊額者凡三千餘兩遂以爲興造之費凡木石瓦甃之直皆先給其半量工

命日視其舊而加羨焉工爭赴功民不知役初估  
費以萬計及其成也不出於府藏之餘金此邦  
之人驚而相告以謂是役也役鉅而不疲用艱  
而不匱災不能害時不能誣殆天之相之非人  
力也宜託之文章以紀成事垂之永久古之爲  
政者水旱凶災兵火之患皆有其備然必得其  
人而後備可舉也昔者鄭之火也子產命出宗  
祏府庫各徹其事今庫不戒於火興作繕修旬  
月而畢舉闔之火政於是乎庶子產矣遼之兵  
猶闔之火也河東西之奔潰魚爛而亡迄今張

目顧視莫敢議興復焉豈事利害成壞殊歟抑  
天道使然歟噫使世之治遼者如閩之治火而  
遼亡之後猶畫遼於堵墻之上如諸公之於此  
役也我知夫害可以利壞可以成而天道可以  
無問也遼之禍烈於火而治遼者坐視遼燼祖  
宗二百餘年之封疆曾不若藩司之棟宇嗚呼  
天下之事豈不以其人與予此邦之人也方幸  
締構之成而又有亡遼之憂因記斯役也三致  
歎焉其不特以著其成亦庸以告世之君子沈  
公名某後沈公而葺其事者閔公某游公某其

僚屬贊助具在碑陰

蘇州府修學記

蘇郡之學肇自范文正公規募宏麗甲於東南  
厥後廢興不一天啓迄今二十年再修而再圮  
啓聖之祠委諸草莽六經之閣鞠爲馬肆明倫  
堂傾斜技撐凜然欲壓司理平湖倪君朔望瞻  
謁周視而歎曰吾何忍坐視學宮之廢安得精  
彊廉辨之士爲我仔肩是役者乎熟視諸生王  
一經曰無以逾子一經再拜受命乃約胄子諸  
生之賢者周茂蘭吳銛朱壽陽徐樹丕等勾會

計庸不以一錢經胥史手消功單賄則三千金  
可辦也以復於倪君倪君曰諾盡捐其贖鍰以  
應而後先開府巡方諸公暨郡邑之長皆有欣  
助經始於庚辰夏四月凡五月而告成祠廟轟  
然樓閣翼然堂宇巋然締構堅緻彤髹駁蔚乃  
八月既望太守陳君暨倪君行釋菜禮於啓聖  
祠子弟駿奔耄老歎嗟禮成而退郡之孝秀數  
十人踵門而請曰願有記也以無忘倪君之功  
予少游於斯學今雖退廢亦猶學之老博士弟  
子也其何敢辭予聞之也古者井田之制旣定

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其  
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移國學於少學諸侯  
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  
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書所謂  
侯以明之時而颺之承之庸之者也中年考較  
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左移之右又  
不變則移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此所謂撻以  
記之否則威之者也先王之治天下正德利用  
厚生廉讓生而爭訟息者養之教之而已春令  
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冬民畢入



婦人相從夜績歌咏餘子在序室民之在墜在  
邑無非學也無非教也出學而不帥教者入學  
而不變者則有撻記移屏之刑于是乎制五刑  
而聽其訟繇此觀之學之所棄刑之所收也未  
有不先學而後刑者也論於鄉升之司徒升之  
學升諸司馬而後告於王士之論定而任官者  
如此其衆也則其不帥教不變而移且屏焉者  
或寡矣則是學之用長而刑之用短也亂政者  
殺疑衆者殺四誅者不以聽何其嚴也獄成而  
告於王三又然後制刑三讓而罰三罰而恥諸

嘉石歸於園土桁楊桔杵無非學也無非教也  
則是學之意嘗勝刑而刑之意嘗不勝學也豈  
惟是哉鄉射恒於斯受成恒於斯詩不云乎矯  
矯虎臣在泮獻馘張仲以孝友處內方叔以征  
伐處外亦皆鄉人之子弟繇俊秀而升論者也  
人主思將帥之臣則於學乎取之學興而文武  
之道兼舉矣三代以降秦以吏爲師漢以經爲  
師唐人重詞賦宋人重制科豈無崇儒勸學之  
至而不知先王所以教化之意法律之家與詩  
書爭馳將帥之科與文學竝設教與刑爲二文

與武爲二成周之盛治豈復可幾於後世哉  
聖天子廣厲學官崇獎經術慨然思見豐芑棫  
樸之盛而蘇學之復興實惟其時倪君刑官也  
顧獨以學較興復爲已任可不謂知所先後哉  
居今之世姦邪竝生則思擊斷之吏奴寇交訐  
則思爪牙之士然吾以爲學興而可以兼舉者  
誠有見於先王教化之原明主圖治之意也  
昔者范文正公天章條列首以興學取士先德  
行爲言其守邊也所至賊不敢犯西人以謂習  
中有數萬甲兵吾鄉之士游是學也以文正爲

師出而用世爲孝友征伐之臣斯亦可矣居文  
正之鄉游文正之學不媿爲文正之鄉人子弟  
三代以下人才風俗一變而至於道也將自今  
日始可不勉哉予故徇諸生之請書倪君之績  
因道先王之學政及所望於今者使歸而刻石  
焉崇禎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虞山錢謙益記

景寧縣改建儒學記

景寧縣之有儒學景泰三年置縣時兵部尚書  
孫公原貞所創也地在縣治之西北因僧寺改  
創成化六年知縣林堉加葺大成殿東齋泮橋

二十一年知縣高政增建西齋後堂地勢偏陋  
三面皆荒塚文廟講堂偁背不合櫺星門兩掖  
逼民舍學門東出委巷中正德壬申知縣林傑  
闢門於震方自隆慶壬申以逮萬曆癸未知縣  
陳巖之林喬松姜師閔修葺略備然而面勢渙  
散像設黯淡士氣窳惰而科名寥落若與宮宅  
地形之說相叶應焉宣城徐君目隆爲令之期  
年政清民肅百廢具興建麗譙樹講堂山城下  
邑煥然改觀祇謁廟下周視嗟咨喟然而歎曰  
茲地之不足以宅吾先師久矣與其修治也不

如改作乃相地於縣治之西而遷焉捐俸錢搜  
贖鍰量工命日庶民子來經始於崇禎十四年  
之二月越二月訖工四月朔日迎先師像於郊  
外用釋奠禮告成廟後枕乙山前朝辛峯左右  
翼然若趨若拱谿水迴合繇右掖左滙泮池桂  
山如屏鶴溪如帶觚稜干雲丹雘耀日諸弟子  
員釋菜而退講讀飲射聚觀太息以謂徐君之  
卜遷也勇其作事也敏傭工惟時役不告勞作  
貌顯嚴若有鬼神佑助不可以不記也予惟廟  
學之設所以教國之子弟使之以瞻以儀有所

觀感而興起也景寧之爲邑分自青田劉文成  
奮乎青田橋褐爲帝者師夫獨非國之子弟乎  
哉文成憤元政紊亂盜賊賄賂公行至欲感槩  
自裁及其叅石抹軍事與婺州諸將士角逐於  
衝車飛矢之間自誓爲元之遺民沒身而已矣  
一旦風雲玄感致命懷節觸逆權奸之死不悔  
世之傳文成者以爲出鬼入神乘風雲而御六  
氣不知其希聖希賢凜然忠孝人也文成少授  
春秋經義至今在人口繇文成之忠孝邈其學  
問之原本則先聖教人之指意可知已矣故曰

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儒者所童而習之者也  
爲臣則忠爲子則孝用以謀王斷國則可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繇文成之學以邈於先聖先師  
一而已矣景寧之人士游於斯學有所觀感而  
興起焉師文成而可矣今天下虜寇交訐王師  
在野得文成一二輩庶可以慰 天子拊髀之  
思其當自文成之鄉人始詩不云乎在泮獻馘  
徐君之修廟學也韓子之所謂爲政知所先後  
可歌也已 是年六月朔日記

愴歸閣記



故南京太僕寺少卿慈谿馮公少時讀書城東攬  
採江山之勝每誦謝康樂清暉能娛人游子憺  
忘歸之句顧而歎曰異時有買山錢數緡爲閣  
於此署之曰憺歸與通人高士讀書飲酒其中  
可以樂而忘死矣舉進士繇刑部郎出守襄陽  
稅監陳鳳橫甚縛其叅隨斃之獄 神廟弗罪  
也然疏公名於御屏九年不得遷於是移病歸  
里訓二子讀書者十年二子者長元颺次元颺  
後先舉進士世以配大小馮君者也 光廟御  
極起南京光祿寺少卿踰年遷太僕又踰年而

卒公性好登涉宦游所至與山水有緣守襄多  
暇角中布袍命駕獨往搜得謝巖於厠溷中嘯  
咏竟日吏人持案牘就判分司南滁官舍在琴  
臺之畔壺觴賓客往往如醉翁所云中年里居  
過城東釣游故地留連不忍去久宦減產不能  
庀一閣每與故人談讌未嘗不以爲歎亦听然  
自喜也公沒而滁人思之立祀於醉翁之旁寺  
右有閣數楹追公之墜言樹之眉曰愴歸庶幾  
公寃魄猶來此也公沒之十八年小馮君復守  
太僕父子同官清德相望人以爲美談拜公之

遺像退而徙倚斯閣欣慨交集泣涕霑衣詒書  
告子曰願有記也嗟乎山川閱人人亦閱山川  
也峴山之所以名者羊叔子之淚杜征南之碑  
也滁山之所以名者韋左司之詩歐陽公之酒  
也今滁之有斯閣也又將與公垂之北樓衛公  
之東齋竝峙於山高水清之間滁閱公耶公閱  
滁耶公仕宦三十年力不能庇一閣今茲之翼  
然於滁者視世之井幹麗譙齊雲而棲霞者果  
孰爲壯麗而久長耶人世功名富貴一瞬而失  
之如浮雲之變滅其可與山川相倚薄者清名

與盛德而已登斯閣也其可以慨然而思已  
矣昔張無盡游瑯琊寺作四賢堂詩仰二曾王  
歐之風流欲招東坡作客以配六一今觀於馮  
公父子閒典刑人物故知不外求而足也刻之  
石以俟之公諱若愚字大成舉萬曆壬辰進士  
崇禎十四年十月晦日虞山錢謙益記

徐州建保我亭記

嘉興朱子夢弼司教徐州以書述徐人之言而  
來告曰戲馬臺之左南望雲龍山有亭翼然顏  
曰保我徐人爲戶部分司郎中韓君作也君之

保我徐三年矣徐方游饑畿南山東之流移渡  
河而南與饑民偪處君爲食以食餓給錢以散  
遣居者行者部分肅然流寇警急南山盜尅日  
爲變集保甲千人夜據山城盜聞風散去徐之  
民饑不道殪寇不內潰君之力也署徐淮兵道  
篆不以傳遽爲解巡雉堞籍丁壯設礮石修羊  
馬墻懸金以教射手開十石弓引滿破的一軍  
叫呼相賀土寇孽東郊從數十騎搜其伏獲二  
酋以歸汗淫淫被馬鞍也礦賊袁某東犯分撥  
嬰城城外布營犄角敗之於郝家集斬酋三首

賊退折抵城南五十里桃山馬步二萬有奇君  
身自督陣敗賊於中停廟殺二百餘人拔營遁  
去移師擊蕭寇王六魁搗其巢僅以身免三戰  
皆大捷賊不敢左足窺徐君之力也日者賊乘  
勝入雒城闕煨燼閭閻塗炭微君徐之不爲兩  
河者幾希徐之大夫士庶謹舞僦功以有斯亭  
婦女脫簪珥兒童懷磚塹咸謂我公保我之功  
不可泯也假辭以志之庶君之名與斯亭俱不  
朽敢具以請焉予惟徐之爲州自楚漢以來爲  
名鎮宋元豐中蘇子瞻上書論其形險安危爲

最切今天下方有事兩河閒寇賊蜂起則徐當復爲重鎮韓君起郎署司倉庾無城池士馬之寄而能以全力保徐屹爲金湯其功尤可尚也傳曰勇夫重閉浹辰之閒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無備則襄雒之兩都會以親藩節鉞守之而潰有備則徐之一州以郎署守之而固然則韓君之功其可泯而斯亭其可以不作乎登斯亭也西北望芒碭劉季朱三之枌榆猶在也西俯白門樓曹公之所縛呂布也東南臨呂梁吳明徹之所堰泗以灌徐也又東眺泗水三城高

齊之所版築以扼陳也落成置酒登高賦詩數  
百年英雄割據節鎮廢興之遺跡依倚在焉其  
能無慨然而思悄然而恐矣乎據要害收豪傑  
招利國之治戶籍饑寒強鷙之民以捍大盜蘇  
子瞻之建白於元豐者舉行於今日庶幾南北  
晏然徐爲重鎮而韓君保我之功其有繼乎書  
之以詒朱子以復於徐之人刻陷壁間其不惟  
以旌韓之功俾有官君子往來於斯者咸得以  
覽觀焉韓君名昭宣字次卿少師蒲州公之孫  
以任子爲郎能世其家者也



錢湛如先生祠堂記

嘉善錢湛如先生既歿之十五年博士弟子員  
考文而徵行謀祀先生於學宮相與上其事於  
所司所司皆報曰可先生之子副使繼登諸生  
繼振舉人繼章推先生遺志固辭學宮之祀請  
於郊外絃誦釣游之地別築祠堂以妥先生之  
魂以慰其鄉人之思考成之日邦君大夫率其  
邑里秀民胥會祠下再拜奠幣略如釋菜之儀  
副使兄弟肅拜於後莫敢適爲主禮也禮成既  
畢事而來請文以記之予學周禮攷師儒之職

而知先王立教之意至深遠也先王之世一道  
德同風俗士之與於賓興入賢能之書而登於  
天府者固已熟習於大司徒鄉三物之教夫人  
而可以爲師儒矣及其爲師氏保氏三德六藝  
不獨以教養國之貴游子弟而邦國之民亦與  
被焉其教國子也成均之法掌於大司樂其以  
賢得民以道得民也九兩之繫掌於太宰其沒  
也有報焉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則又春官宗伯  
之所司也周之盛世君道盛而師道亦統於君  
及其衰也吾夫子設教於洙泗之間蓋亦本師

儒得民之職而非敢以師道自貳於君也師道  
之盛昉於東漢昌於河汾師道盛而君道或幾  
乎熄矣迨於宋道學儒林分而爲二道學盛而  
儒道亦幾乎熄矣先王立教之本意誰有明之  
者哉先生之道端粹而沖和高明而博厚其爲  
學以強學力行爲宗其立身以孝友溫恭爲準  
其教人以闇修慎靜爲的居家而鄉人式之居  
官而兆人懷之師儒之道備矣不聚徒黨不立  
壇墀教不出於詩書化不越於里塾師儒之名  
遜而不居而况於道學乎歿而辭謚宗之祀先

生之道光於身後矣斯祀也立門人世儒來遊  
來觀於先王立教之意其有所興起乎師儒之  
道明而儒林道學將自二而歸於一不獨爲俎  
豆之盛事而已也武塘錢氏自閣學中丞憲副  
三公以文學名世羣從蔚起昭回五色上應慶  
霄皆原本於先生閣學之稱先生以謂如沱漢  
之發源於岷嶓今茲之祀其亦先河後海之義  
歟記曰釋奠必有合吾喜其於祀典有合也於  
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復介石書院記

故太僕寺卿伯剛顧公在諫垣以言事謫居庸關外久之得還吳卜居大石山下爲樓於山之麓以祀吳公子游而宋著作信伯王公與其始祖原魯先生祔焉顏之曰介石書院濟南李攀龍爲之記樓之上有雲泉庵庵僧司祠中香火久而忘其故棄三賢神主於墻角將奄焉已有太僕玄孫苓請於兵使者宋公逐僧而復故祠額焉旣葺事而請予書之予惟佛氏之塔廟與吾儒之祠宇多託於名山巨石修竹茂樾之間各有疆理無相越也天池之斥基地使千年之

古利化爲昆明之劫灰吾不忍以屋廬火書之  
論張之大石之修先祠使百年之俎豆比於其  
棠之懋芟吾不敢以捨宅布地之緣蓋之各成  
其是而已矣登斯樓也楹桷彫煥燈火青瑩先  
賢之像設儼然在焉已而觀太僕之締構寒泉  
鏜鏘如聆其清聲修篁擊戛如見其直節俛仰  
徬徨有不愾然而興起者乎後之君子其尚相  
與瞻仰而引之弗替也哉若夫吳公之後中吳  
之名賢多矣何以獨祀著作以其地則保佑之  
祠著作故在震澤之鄉較而陽山非其所也攀

龍之記頗推論著作所以得配子游者其言支  
離傳會非予所知也嘉苓之志爲記其修復如  
此崇禎辛巳十一月朔日虞山錢謙益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二

記二

重建青蓮寺碑

高原法師昱公自蜀之蓬溪不遠數千里遣其上首弟子真禪遺書謙益曰縣治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天池之山其下有青蓮寺唐武德中玄奘大師西踰劔閣駐錫于此池生青蓮寺因以名萬曆九年斲地得碑知其緣起者昱也由宋紹興以迄勝國壞成不一洪武十年起其廢于灌莽之中蔚爲寶坊者昱之始祖趙彥清也成



化二十六年斥寺而新之改建于震隅者昱之  
高祖趙法清也萬曆四十三年昱自南都奉大  
藏還謀建閣尊奉有善土地相宅之術者以謂  
寺在山足不若移之于頂山陟水旋風氣茂密  
於建立爲宜我龜爰契人謀叶從于是建度經  
之樓以閒計者五拓置寺之基以晦計者若干  
買飯僧之田以晦計者若干其捐橐庀工者昱  
之弟趙文清也移大雄殿于經樓之前焚燎迴  
帶髹彤眩矚觀音韋馱兩殿兩廡三門庖湑階  
祀繕治以次其齊心仗助者昱之姪趙承祥等

也寺旣歲事念後先興復之因與俗姓架構之  
力皆不可以蕪滅願爲我書其歲月刊之好石  
以圖永久余爲諸生晤昱公于海虞之破山寺  
廣穎豐頤具大人相私心嚴事之及觀其詮釋  
相宗諸典鈎貫義學槩扶遯隱諸方推服咸以  
爲今之教魁也公生於劔外長于茲山皆獎師  
過化之地斷碑泐石閱藏已久而涌現于千載  
之後其卒能遠紹慈恩之緒殆非偶然者出生  
道場則軍持漉囊填咽講席歸構法宇則飛樓  
湧殿示現人閒是固其行願使然而獎師加被

之力下上千載如屈信臂蓋灼然不誣也後之  
住山者尚有以繼昱公之志精研性相了達一  
乘庶幾慈恩翻譯之書金輪鐵壁屹峙來茲茲  
寺之熾然建立者亦比于毗盧樓閣不隨劫而  
壞成也哉予故爲之述其梗槩而系以銘銘曰  
廣漢之墟輿鬼精蓬山落水相帶縈天池合沓  
列翠屏池生蓮華應聖僧聖僧往矣垂千齡石  
渠萎絕甘露零斷碑暈蝕苔蘚青光氣熊熊夜  
不扃有大論師疏遺經法幢再豎曲女城神靈  
闕現符應徵鬼神馮呵出青冥陟岡遡澗宮地

形彈指平麓遷高京千柄萬礎如雲屯長相反  
宇棲列星右手斷取左手榮下移兜率人天驚  
伽藍如的山如莖蓮葉駢蓋華發榮琅函寶笈  
臨玉繩風旂月駕語鐸鈴鼓魚更荅時經行宛  
如蓮華瓣中生一華一瓣一化身契師應現皆  
圓成蓮華鬱郁池水清契師授記如親承玉華  
翻譯嘗光明寶華樓閣無虧盈我作銘詩唱一  
音誓願歷劫續慧燈南山青石比玉貞磨以爲  
碑刻斯銘

龍樹庵記

儒者文文起姚孟長吾郡之歸然者也顧好從  
浮圖廣傳者游傳太倉州沈氏子學儒不成去  
學賈又不成遂好學浮圖法叅雪浪雲棲諸大  
和尚棲止郡之華山寺鳩集淨侶繙閱大藏披  
攘經營若庀其家未幾華山有壤地之訟僧徒  
驚怖欲散去傳告哀于佛去氏削髮誓以死殉  
凡三載訟稍息乃去而游虎林天目諸山飯僧  
行脚執行堅苦歸休于墓田丙舍結廬以居因  
斥之以事佛齊衆所謂龍樹庵者也吾觀佛之  
徒其爲說以謂山河大地一切如幻而其身之

所寄瓦孟錫杖一飯一宿卽五山十刹亦比之  
于逆旅傳遞而已然其人往往以塔廟爲國土  
以伽藍爲金湯而效死以守之身可殺而不可  
奪若傳者何其固也今之爲卿大夫者身受國  
家疆圉之寄而不難以戎索與虜一旦喪師失  
地日蹙國百里拱手瞪目彼此相顧視所謂敗  
則死之危則亡之者其於浮圖何如也夫浮圖  
之塔廟被四海未嘗爲責任于一人又非有高  
爵醲賞勸誘于前嚴刑殊死警戒于後也而浮  
圖之效死以衛塔廟者時有而卿大夫視疆圉

之事若奕棋然豈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而國  
家之賞罰顧不足徇與抑亦佛之徒棄氏毀服  
祝除髮毛無妻子身名之繼羈故其志桀然得  
信而未可以責諸卿大夫與嗚呼此之不能而  
彼能焉而又疾其能焉而思以蓋之曰彼浮屠  
也彼之效死以居者固懂而免于吾之廬者也  
一旦有事上不能謀士弗能死委而去之國家  
之疆圉曾不得比于浮圖之塔廟而不以為恥  
也文起孟長儒者也不斥浮圖而與之游也宜  
傳治龍樹庵既成文起以書屬余曰庵未有記

傳具石請記子其勿辭余爲之記曰庵在吳城西白蓮涇南右折半里許老樹拒門如虬龍攫拏因以名庵構十方堂以養老病畜池水以放生立普門塔以厝閣維四衆而文起書金剛經刻于塔上經始于萬曆某年凡若干年以潰于成是爲記

瑞光寺興造記

余十五六時從吾先君之吳門則主瑞光寺僧藍園遠公迄今三十餘年先君停舟解裝與遠公逢迎笑言之狀顯顯然在心目閒每過寺門



輒泫然回車不忍入也遠公居寺之後禪院每  
令一小沙彌導余游廢寺殿堂蕭然塔下榛蕪  
不辨甃城廊廡漏穿敗甃朽木與像設相撐柱  
有聲拉拉然相與顧視促步以反余每思之如  
宿昔之噩夢尚爲心悸又思此寺久已頽圯不  
知今日又何如也崇禎辛未友人張異度以復  
寺來告曰寺僧竺璠實主之已而璠過余曰公  
知我乎卽遠公院中小沙彌也公于此寺有宿  
緣幸爲我記之嗟乎璠爲小沙彌導余游寺特  
其長與案上下耳今乃能夙夜經營還寺舊觀

其所成就不苟如此余稍長于璠東髮登朝值  
兵興多壘之日浮湛罪廢一無以自效其視璠  
爲可愧也雖然璠之主斯寺二十年所矣二十  
年之中相之拜者幾人將之遣者幾人督撫大  
吏易置者幾人當其築堤推轂富貴烜赫視夫  
祝髮壞服麻鞋露肘之徒不啻一毫毛然其卒  
能無愧之者幾人也蓋嘗論之浮屠之爲其塔  
廟猶士大夫之謀人軍師國邑也浮屠以其塔  
廟爲已而不以其塔廟爲已之塔廟以其塔廟  
爲已故捍護之不啻頭目而庀治之不惜腦髓

不以其塔廟爲己之塔廟故一錢之入不私其囊篋畢世之計不及其子孫二者士大夫所遠不及也斯所以愧與報應因果之說儒者所不道然吾觀富貴烜赫者未幾而囊金積帛棄擲道路遺些腐骨狼籍烏鳶視浮屠之四衆瞻仰粥魚齋鼓安隱高閑者所得孰多嗚呼士大夫之于浮屠不獨思愧也豈亦可以知懼矣乎以璠之賢能勞身捐軀以爲其塔廟其有取于余言也豈徒欲以夸大其能事邪予故推廣其意以告於世之君子而予既無用于世粥魚齋鼓

之閒他日將從璠而老姑書是以志余之愧焉  
寺建於吳赤烏其興廢載在郡志璠之興造經  
始于萬曆某年天啓甲子造士佛閣於佛殿之  
北崇禎己巳修天寧塔凡若干級募飯僧田若  
千畝寒灰奇公自楚來駐錫而崑山王在公孟  
夙以宰官入道皆助璠唱緣克有終始崇禎壬  
申五月嘗熟錢某爲之記

杭州黃鶴山重建永慶寺記

杭州府治之東北六十五里有山曰黃鶴高百  
餘丈與臯亭山離立而俗呼爲臯亭之黃鶴峯

以兩山皆從天目蜿蜒東來嶧而非屬故也山之陰有佛日寺宋明教嵩禪師卓錫之所安隱一濂慎公謀於祭酒馮公夢禎圖興復之不果乃得永慶寺故址于山之陽永慶寺者唐清泰二年創自吳越名湧泉院宋建炎中重建賜今額其後以元兵毀而慎公行求得之遂以興復爲已任里人郎珮鄭鶴買地構禪堂五間僧如良廣德廣斌等裒衣孟之羨建佛殿五間而真寂院聞谷印公以雲棲大弟子激揚別傳之指慎公敦請蒞焉不起於座而道風演迤縉素全

集慎公厭世而去其徒衆遵遺命以院爲十方  
不用甲乙次相授請一江湘公主之而大麓等  
力爲欣助于是彌勒前殿兩廡僧寮次第告成  
印公與慧文製公相與經畫寺之軌範始定禪  
堂以棲衆縛禪佛殿以結侶念佛限以崇墉繚  
以修廊佛聲浩浩則樂邦湧現禪版肅然則祖  
燈輝映雖五山十刹號選佛之場者其清嚴精  
進未有逾此者也王子宇春與諸上人共襄斯  
舉歸而述其意徵余文以記之嗟乎禪與淨土  
開遮歷然唯以一事攷諸近代楚石禪門尊宿

也而有西齋淨土之咏雲棲念佛導師也而有  
闡關策進之編未嘗不水乳相合也世之學者  
妄生分別或相爲鬪諍或曲爲調人張張然莫  
知所適從久矣印公有憂之旣唱單提之宗而  
復顯雙修之範以其締構言之前殿後堂規矩  
重疊出自一門示門庭之不可離而二也周垣  
夾廊鍾魚交互邈不相及示旅途之不可混而  
一也借事以顯理因權而著實亦可謂深切著  
明也矣寺之事甫竣印公飄然遠去使人想見  
其高風于屬山湧泉之間而濂公湘公宿德歸

然後先擔荷皆末法中所希有者余故樂爲之  
記詳其興復之因庶來者得以考焉若夫印公  
輩行願機緣默相感召盡未來際必有龍泉蹴  
踏相繼爲人天眼目者固不係于樓閣之成壞  
而亦非區區世諦文字可得而記也寺今名龍  
居庵亦曰永慶禪院予從其舊稱永慶寺云

武林重修報國院記

先是紹覺法師居士橋之蓮居庵四方學徒麇  
至往往擔簦裹飯餽邑屋以居仁慈慧公聽講  
之暇喟然嘆曰武林故都會之地方袍圓頂之



流渡濤江越南海者軍持流囊往來如織顧不  
得一茅蓋頭風餐露宿憧憧爲旅人窮子豈吾  
儕出世爲人之能事乎宋紹興閒故有報國院  
介清泰慶春兩門之閒其遺址去蓮居數里而  
近遂發願修復以爲接衆之地湛然禪師爲文  
唱導諸方響應淨財雲湧逾年佛殿禪堂告成  
又三年桑園菜畦飯僧之田養老之室無不以  
次庀治是役也不煩鑿鼓不飾竿牘僧衆扶助  
者什九而善信布施者什一慧公曰吾藉諸佛  
之力仗十方之緣以有斯院也久之環而自私

長子孫而營利養焉其可乎吾聞之佛法付囑  
國王大臣吾得宰官之外護者爲文證明之以  
垂於久遠其可以無患于是介巖子印持欵門  
以請于余余方有母之喪逡巡久之則使其徒  
曰圓福者徒步搏穎祈必得余文乃去而巖子  
助之請益力余乃執筆以記之而復於慧公曰  
嗚呼雲棲逝而淨業微紹覺亡而講席燿魔外  
交作而盲禪盛行未有盛於此時者也子之作  
是院也緣起於紹覺而淵源于雲棲其因地不  
可謂不正矣其在今日盍亦思以扶其衰而稽

其敝乎今之禪非禪也公案而已矣捧喝而已矣河東之論密公曰禪者六度之一耳何能總諸法哉本非法不可以法說本非教不可以教傳豈可以軌迹而尋哉以禪門言之應微笑而微笑應面壁而面壁應捧喝而捧喝皆所謂非法非教不可軌迹尋者也今也隨方比擬逢人演說上堂示衆譬優人之登場禮拜印可類優童之劇戲貧子數他家之寶愚人求刻舟之劍是不可爲一笑乎東山法門本無捧喝五花開後互顯機權老僧無法藉黃葉以止啼童子何

知效俱脂而斷指況乎聾瞽交唱狂易相尊揚  
眉瞬目眨眼宗師豎拂拈椎滿前大慧豈獨戲  
論未止抑亦妄語旣成是可不爲之悲愍乎彼  
所競相誇詡者曰徒黨之衆也聲聞之廣也利  
養之厚也夫日中一餐桑下一宿比丘之訓也  
架大屋養閑漢古德之所訶也以荷澤之顯發  
宗風弘濟國難知道者猶以固已損法爲譏而  
況於他乎彼之所羶我之所禁有識者視之如  
師子蟲如大火聚可也其又可褰裳而從之手  
然則將如之何曰寧守淨無趣禪寧守雲棲之

真淨無趨今日之偽禪寧灰心挫名種淨因於  
來切無吠聲逐響斷慧命于多生吾所謂扶其  
衰而稽其敝者其在斯乎爲僧徒者守正法不  
染邪法爲宰官者護正法不護邪法斯不負如  
來付囑之意而金湯外護之名亦可以無愧矣  
乎余之爲末法懼久矣因慧公之請而直舉以  
告之雖然不獨爲慧公告而已也院之創始在  
天啓元年其落成則天啓三年又十二年爲崇  
禎七年予爲之記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院侍讀學士協理詹事府事嘗熟錢謙益記

資慶院重修記

武林之塘棲有僧院曰資慶初自宋建炎間至國朝凡再燬頽垣斷礎僅存菅棘中沙門圓公居之六時禮誦與饑飀窮飀嘯呼應和閭右之族知其有道也驩然相之剝朽翦葦庀材僦工萬曆二十年茶亭成又四年禪堂成圓公曰吾藉淨信之力以有此此之謂多矣終不能持鉢析飾竿牘如市賈之相求以大吾廬庶吉士胡君休復塘棲里人也聞其風而說之爲唱導于里中高門懸薄籬舞赴功某年大雄殿及大士

殿成又某年放生池晉同塔次第畢舉方伯桐  
城吳公揭以資慶院故額觀深完好視昔有加  
焉塘樓爲武林周道列肆犬牙牙籌錯互流塵  
眯目市囂聒耳而茲院獨巋然其中擊磬鼓鐘  
肅清晨而警中夜見聞隨喜灑然有清涼火宅  
之思至于旅人道長長年水宿流汗交趾耶許  
入夢而忽焉鍾魚互答經聲梵唄激颺悲厲于  
燈地月落之時如沸乍沃如熱得濯擁襖欹枕  
軟歎而煩醒者固不知其幾人也茲院之建其  
視深山空谷徒爲幽棲閒止之地者其利益不

既多乎然圓公不以榮名利養爲事辛勤四十  
年如一彈指而院卒告成則其締構之誠與休  
復仗助之力均不可誣也當圓公經始特一餅  
一鉢休復實與被其艱已而休復現宰官身奄  
忽摧謝入斯院也粥鼓淒涼禪燈黯淡亦必有  
僥仰今昔愴然三嘆者矣自今以往夜壑已移  
朝榮頻謝而茲院之火傳燈續久而逾衍千百  
年而後又不有因茲而問其經始憑吊休復于  
荒墳宿草之餘者乎由此言之世閒成住壞空  
未有不相待而成而樓閣莊嚴幻出于四十年



閒者殆亦猶夫榮名利養之不可以爲嘗也其亦可以感而悟矣圓公介卓子去病走其徒虞山中謁余請記去病蓋與休復共興復茲院者二子者皆吾友也余爲之書其事以復去病使買石刻之相爲感歎焉時萬曆丁巳之夏六月也

徑山種樹記

徑山爲天目東北峯伽藍在山冢五峯之間凡有興作取材於千里之外凌大江冒雙溪歷洪流暴漲然後逆坂而上緣繩邪許十里百折卒

徒顛踣木石騰藉是故寺不久輒廢廢而難復  
以興也聞谷禪師印公語其徒某曰盍買山而  
樹之樹可材也百年之內其可以掄材於山矣  
乎乎是買山若干畝樹松杉若干株循直嶺以  
至三門又若干株刻其券而三之以爲之守禁  
而又曰是不可以不志也使某書之於石詩有  
之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此古之邦君  
建侯營室者之所有事也印公學佛之人也乃  
能計久遠如是世之君子慮及于浹歲者亦寡  
矣豈或百年嗚呼浮圖之昌其教宜矣其訓于

有官君子不尤深切哉夫以印公之願力後五  
百年茲山之飛樓湧殿當有如蘇子瞻之詩予  
之言何足以云也使世之君子過而眡之則以  
予言爲厲已而已矣天啓四年八月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三



重刊

記三

重修素心堂記

吳江張益之先生余之先友也余兒時聞諸先夫子益之世居越來溪其父靜孝先生爲堂於溪上名之曰素心堂構堅好喬木翳然其傍有僞吳張士信廳事益之家中落堂已更主語罷輒爲憮然崇禎六年余訪益之之子孟舒于溪上登其堂卽所謂素心者孟舒已復而居之加塗墍焉問士信之廳事老屋巋然負扃猶在相

與緩步絮語感先夫子之游跡慨然太息不忍  
去越翼日之無錫過華學士東亭故宅俗所推  
甲第者前堂軒敞壯麗吞若素心者八九於其  
胸中其樸雅閒靚殆弗如也飛樓突屢層臺砥  
室網戶刻桷所在而是然赤白漫漶板腐而軌  
缺亦閒有之不若越溪之居完且美也又爲之  
慨然太息以爲奉誠之園平泉之莊唐人所俛  
仰咏嘆不可勝紀王侯卿相百年之後裔孫克  
守舊第若魏國之永興坊者蓋亦罕矣魯人美  
僖公之復宇晉臣頌文子之成室張氏之有孟

舒豈非誠賢子孫而經史之所亟稱也與閒以  
語異度異度曰噫吾兄之復是也則難矣吾兄  
頻年以來身無兼衣食不重味匪朝伊夕拮据  
將荼者爲此堂也修祖墓刊家集收族而洽親  
者爲此堂也修身矯思刑妻孥化僮僕薰鄉里  
而善良所以居此堂也吾兄年七十矣以先人  
之故徼惠于吾子記此堂之復以代生辰爲壽  
之詞不亦可乎余曰善遂書之而余方營先墓  
於拂水築丙舍墓之西偏美是堂之制命工圖  
以來視其棟宇而構焉他日堂成亦將屬異度

爲之記崇禎九年正月記

頤志堂記

河南陸羣圭氏家於虞山之下傍山臨池爲堂以讀書其中名之曰頤志取其家士衡之賦所謂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典墳也堂旣成而橫經籍書俯仰誦讀者蓋有年矣今年謁余而請使記其名堂之意夫斯堂也以讀書而名也讀書之法無他要以考信古人箴砭俗學而已進學解韓退之所讀之書也答希中立書柳子厚所讀之書也古之學者自童丱之始十三經

之文畫以歲月期于默記又推之於遠固范曄  
之書基本既立而後徧觀歷代之史參于秦漢  
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猶舟之有舵而  
後可以涉川也猶稱之有衡而後可以辨物也  
今之學者陳腐于理學庸陋于應舉汨沒錮蔽  
于近代之漢文唐詩當古學三變之後茫然不  
知經經緯史之學何處下手繇是而之焉譬之  
駕無舵之舟以適大海挾無衡之稱以游五都  
求其利涉而稱平也不已難乎俗學之敝莫甚  
於今日須溪之點定卓吾之剛割使人傭耳剝



目不見古書之大全三十年於此矣至於今聞  
人霸儒敢於執丹鉛之筆詆訶聖賢擊排經傳  
儼然以通經學古自命學者如中風狂走靡然  
而從之嗟乎胥天下而不通經不學古病雖劇  
猶可以藥石攻也胥天下而自命通經學古如  
今人之爲其病爲狂易喪心和扁望而却走矣  
楊子不云乎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  
使正之陸子之嗜學若是其專且勤也亦思其  
所以正之而已矣經經而緯史繇韓柳所讀之  
書以進於古人俾後之學者涉焉而以爲舵稱

焉而以爲衡名堂之意庶有當乎余雖老而失學他日猶能負書挾冊登斯堂而問焉姑書是言以先之崇禎九年正月記

蓼菴記

太倉曹子忍生痛其父母之蚤世而不及養也又自傷其長而不遇無以慰其親於地下也讀詩至蓼莪輒爲廢書泣下文宮洗文起大書蓼菴二字以貽之曹子顏于其讀書之屋而請余爲之記吾聞諸夫子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此卿大夫與士之孝而人子之所當有

事也若夫蓼莪之孝子致恨於失養而以爲鮮  
民之生不如死此所謂庶人之孝也曹子宜何  
居焉蓼莪之詩說詩者以爲刺幽王也其詩蓋  
麗於谷風之什而北山之獨賢小明之悔仕怨  
嗟竝作蓋莫甚于此時今 聖天子在上惟皇  
建極陰陽和而萬物理鹿鳴以下之詩竝興而  
南陔白華亦皆比笙歌而奏於堂下居今之世  
而悲憂窮蹇退而稱蓼莪之詩吾竊悲曹子之  
志而惜其不遇也雖然曹子則可謂孝矣古之  
人戒其君求賢而用吉士必曰有孝有德又曰

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宣王之在內者推張仲孝友而蕭望之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亦此志也曹子志氣卓犖議論天下事滾滾如貫珠顧其夙夜刻勵有終身之慕若此其將進而爲璋璋孝德之士奮庸於休明之世以矢來游來歌之盛事乎吾知其不徒爲蓼莪之孝子而足也聊書之以廣曹子之意崇禎四年六月記

聊且園記

侍御萊蕪李君雍時謁余而請曰余爲園于城之北隅其中亭之曰可以槐栢翳如花竹分列

鑿沼矢魚蹲石陰松此余之所羨也其東亭之  
曰學稼植以藜棗雜以柿杏亭之後除地築場  
誅茅爲屋溝塍迂錯鷄犬識路此余之所作勞  
也其西亭之曰學圃樹桑成陰蔬得以避暵溼  
井爲池土得以滋墳榮木周遭瓜果狼籍此余  
之所食也折而南其中有齋曰則喜夾窻助明  
琴書措柱余之所抱膝而深居也梅樹盤紆編  
爲虎落叢生蔓延香霧雜暹樹之眉曰梅花深  
處東樹桃李西樹杏交亞蔽虧爲梅外藩以明  
余之比于梅也其北則老樹覆挈茂林掩靄三

徑未絕脊如深山又折而西北地勢忽瀉清池  
呀然長林覆之若眉著面桃李緣堤蓮藕盈池  
無時不花靡夕不月余之所行吟而觴咏也合  
而名之曰聊且園子其爲我記之余惟侍御荷  
橐簪筆供奉赤墀今且巡行雲中上谷閒宣威  
種落一丘一壑豈其所有事乎東夷不靖浹辰  
而克我河東士大夫之辱不止于四郊之多壘  
也又何燕游之足云乎侍御之名園曰聊且聊  
且之爲言苟然而已之辭也今之苟然者多矣  
苟然于廟堂而國論壞苟然于疆圉而戎索壞

侍御之所謂苟然者園亭燕游之事而已其所  
告誠于世者不已多乎若以附于止足之義如  
公子荆所云其於聊且之云固不相背要亦所  
謂同枕而異夢者何足以發侍御之指哉侍御  
僂力王家爲天子復河東故地正僂夷之誅使  
吾輩得握三寸管爲太平之幸人他日幅巾杖  
屨訪侍御東海之濱坐斯園而訪陳跡以余知  
言者也其樂爲何如天啓元年四月初五日記

保硯齋記

保硯齋者戈子莊樂奉其先人文甫所藏唐式

端研以詒其子棠而以名其齋也戈子攜其子  
過余山中薰沐肅拜而請爲之記夫天下之物  
人苟愛而翫之未有不思詒其子孫者也金谷  
之池臺平泉之花木集古之金石悅生之書畫  
彝鼎非王公大人不能有非世爲王公大人不  
能守也若夫硯則華門竹屋可以藏弄也破窻  
損几可以鋪陳也韋布之儒生兔園之書冊可  
以爲伴侶也匹夫孺子可懷褰而藏也可提挈  
而走也是故天下翫好之物多不能傳之再世  
而保硯爲易雖然硯之爲用大矣九經之文字



出焉天地之情物生焉傭工記名姓小儒箋蟲  
魚其于硯也猶無與也貪夫用以把算子酷吏  
用以書獄辭或媚權而飛章或乞哀而書表其  
爲硯之辱終古不能浣也必也窮經而好古澡  
身而洗心以磨礪此德焉以介石比貞焉其不  
爲硯辱也斯爲能保硯者乎是故凡翫好之物  
易于保有而保硯爲尤難戈子之以保硯名齋  
也其將保其易者乎抑將保其難者乎文甫之  
父子安貧矯志不失素風其能保斯硯以詒後  
人也亦必有道矣吾邑繆侃仲素嘗得述古圓

硯旁刻西園雅集圖出宋元章李伯麟之手遂以述古名其堂而黃文獻公爲之記迄今三百餘年仲素之硯未知猶在人閒否而其堂之遺址亦無從問諸荒煙野草之間獨文獻之文在耳繇此言之保斯硯以詒子孫固不若求所以保斯硯者之爲可久也戈子以此勗其子可矣遂書之以爲記崇禎庚辰中秋記

嘗熟縣教諭武進白君遺愛記

古之學者必有師承顓門服習繇經術以達于世務畫丘溝涂各有所指授而不亂自漢唐以

降莫不皆然勝國之季洌河東有三大儒曰黃  
文獻潛柳待制貫吳山長萊以其學授于金華  
宋文獻公以故金華之學閤中肆外獨盛于國  
初金華既沒勝國儒者之學遂無傳焉嘉靖中  
荆川唐先生起于毘陵旁搜遠紹其書滿家自  
經史古今以至于禮樂兵刑陰陽律曆勾股測  
望無所不貫穿荆川之指要雖與金華稍異其  
講求實學繇經術以達于世務則一也世之爲  
科舉進士之業者以帖括誦法荆川爲應舉之  
資而已而鈎章棘句之徒又從而訾訾之荆川

之集已東之高閣不觀而況荆川以上者乎勝  
國諸君子且不能舉其氏名又況于師友淵源  
之際乎教學相沿俵俵然徒以苟且尺寸豪末  
爲意而古聖賢之書帝王之制度欲其先著于  
胸中如虞文靖之所稱于蜀學者其可幾乎自  
余里居以來士友之下問者未嘗不諄復告之  
而俗學之蠱晦已久余之力固不足以表裸墜  
緒障百川而東之也萬曆癸丑毘陵白君紹光  
以進士乙榜署嘗熟學教諭疏穢訂頑緝文厲  
行立五經社分曹課試四方名士翕然來從君

與禮部侍郎孫公皆荆川先生之外孫流風遺  
書浸漬演迤入學鼓篋一皆舉荆川之學而措  
之故其學安而道尊粲然有文如此也君既擢  
興安縣知縣諸弟子員件繫其學政相率踵門  
願刻文于石以示遠久余惟白君之師道立矣  
諸弟子之親其師也可謂勞矣雖然先王之祭  
川先河而後海稱人之善未有不本其父師者  
也鄉人士之淑艾于白君者皆荆川之遺也其  
可以無述乎因白君之教而推本荆川之學或  
源或委發其遺書而讀之其人猶可作也自勝

國以沂漢唐其師承指授如捧手而相詔也夫如是則吾鄉之士必有滌訓誥辭聲之陋出而有聞于當世者而白君之教衣被于是邦者豈有既乎記有之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夫推本荆川之學以教邑之子弟白君之志也余爲斯記陷置壁閒鄉人士來游來觀因余之言開發頭角庶有以繼白君之志而衍其教思也哉已未正月廿八日記

儀孟劉母銘旌記

萬曆四十五年六月劉母王氏夫人卒于其子

未基宜興之官寢宜興之民三日哭罷市其大夫士聚而銘其旌曰儀孟劉母之柩按禮爲銘各以其物書曰某氏某之柩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稱儀孟劉母者何別劉母也明旌之有銘也以死者爲不可別而以其旗識之識之者別之也稱儀孟以別劉母古之道也劉母之爲儀孟柰何劉母之爲婦也劉氏家中圮母女事絕巧初箴所出上奉尊章外應賓客下庀二叔履綦若指困廩總絢暴練兼屨人染人之能嘗手自漶帛力瘳甕澤器旁移時乃甦猶強起

事揮盞也宗人鄉老咸曰精五飭暴酒漿縫衣  
裳孟母之教也是善爲人婦劉母之爲母也告  
夫子曰孺子長矣盍令負笈出遊踐桑弧蓬矢  
之志乎跪塙于庭具羞服而遣之已遣永基如  
塙已又遣垸如永基三子者遂皆以尊師取友  
有聞望于時塙游燕母命之曰男子墮地有師  
女子獨無師女道嶧山爲我奠棗修于孟母所  
以志也塙謁孟子廟見石刻畫像長跪母前大  
慟而起爲文以記其事四方之人咸曰學以成  
名問則廣知孟母之志也是善爲人母永基舉



進士知嘗州之宜興縣母居官寢告戒儻禁  
詔呼歎鳴於柵中未基出捕蝗母宿治菹臍旬  
日而後反門闔封識宛然官舍有二桑纒絲得  
十餘兩喜謂家人曰今歲幸不以授衣累宜興  
矣卒之日民巷哭者如喪考妣而大夫士遂以  
其旌銘之君子以爲允蓋徵諸劉母之爲人婦  
爲人母者而又原本其所以師事孟母之意沒  
身而已者也故曰稱儀孟劉母者別劉母也雖  
然有是母斯有是子矣孟母之爲母師視公父  
文伯田稷子之母加著焉以孟子爲之子也別

劉母者亦以別劉母之子也置銘于重于律士喪禮之僅存者也可以觀禮焉婦人無諡然大夫士羣聚而銘有審諡于朝之義焉數其銘辭六言而已既別其母又以別其子志而婉微而昭有春秋之遺法焉謙益未第時與塙來基定交二子者之與謙益友也歸以告于其母謙益習知母儀法聞銘旌之舉考于大夫士之辭以爲其可以傳也遂刻石而爲之記

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天台泐法師者何慈月宮陳夫人也夫人而泐

師者何夫人陳氏之女歿墮鬼神道不昧宿因以台事示現而馮於叶以告也叶之言曰余吳門飲馬里陳氏女也年十七從母之橫塘橋上有紫衫紗帽者執如意以招之歸而病卒泰昌改元庚申之臘也其歸神之地曰上方侯曰永寧宮曰慈月其職司則總理東南諸路如古節鎮病則以藥鬼則以符祈年逐厲懺罪度冥則以筭以表以天啓丁卯五月降於金氏之叶今年九年矣問其宿因則曰故天台之弟子智朗墮女人身生於王宮以業緣故轉墮神道以神道

故得通宿命再受本師記荊俾以鬼神身說法也問本師記荊云何則曰大師以宿昔因緣親降慈月宮爲諸神設法吳人尚鬼好殺故現鬼道救殺業善巧方便漸次接引歸於台事而已其示現以十二年爲期後四年而大顯時節因緣皆大師所指授也卍所馮者金生采相與信受奉行者戴生顧生魏生皆於台有宿因者也或問於錢子曰慈月之事子以爲信乎誣乎余曰信也如來拳拳付囑惟此正法正法衰熄魔外盛行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當此時闡揚台事

大明如來一期教之。肩鏑譬則破昏夜以月燈  
開盲人以眼目。諸佛菩薩所共護念。証明誰得  
而非之。今之禪病深矣。魔民登師子之坐。廝養  
踞大慧之席。盲拳瞎棒。欺天罔人。信法門之師  
子蟲也。慈月以人天眼具。正知見汲汲然以教  
藥療禪病人。知其闡教者所以顯教。而不知其  
療禪者。正所以護禪也。菩薩於疾病世作大醫  
王。慈月示現亦復如是。我輩生人道中。不能護  
持末法。而以聽於鬼神。將慚愧讚嘆之不暇。而  
矧有後言耶。至其妙達三乘博通外典。微詞奧

義盡般若之笙簧綺句名章總伽陀之鼓吹紫  
微右英諸真與楊許相訓問者猶不敢窺其藩  
落而況神君紫姑之流乎故曰信也或曰爲台  
事示現是矣其兼言禍福柰何曰師固言之矣  
每見山林塚廟邪祀鬼神厭人血肉心竊痛恨  
故多以符方療疾冥罔之中殺業第一故黽勉  
相勸也今因病之驗而漸且求財求子求壽求  
功名以一神之力而敢侵朝廷之權何不理之  
尤也夫慈月所急者台事也而世人所急者貪  
生畏死與榮名富厚也兩相急而兩相求不得

不聊且應之故曰先以欲鈎牽後令入佛智今  
慈月急世人之所急而世人不求慈月之所求  
求而不相得則怨與謗從之矣衆生在五濁世  
中三毒競興十纏爭發以慈月之慈而不能供  
其求也雖千佛出世其求彌甚以慈月之慈而  
不能弭其謗也雖千佛出世其謗彌甚雖慈月  
其若之何哉或曰朗爲天台高足弟子末後親  
受囑累何以墮落乃爾曰師資云逝善友淪亡  
剎那遷謝豈能自保無始以來惡業纏蓋放逸  
比丘墮牛豬狗猴各五百身憍梵鉢提已得阿

羅漢道反作牛齡而何疑於朗耶自女人身轉  
落鬼道如離弦之箭彌去彌遠然在鬼道中得  
知宿命展轉牽率不昧宿因所謂如塞翁失馬  
是也亦以戒力熏習善緣純熟譬如蹴踘著地  
旋起佛言出家人雖破戒墮罪罪畢解脫如優  
鉢羅華以慈月之事觀之則知多生戒力如鎔  
金入泥終不銷亡久而益瑩既可以爲退墮鞭  
後亦可以爲勇猛策進者也或曰淫昏之鬼不  
在祀典慈月之歸神於此奈何曰鬼神之受報  
不同其有威德者或住山谷或住空中各有宮



殿冠華鬢著天衣食甘美形容端正無異諸天  
上方之神殆所謂有威德者也其生前必有利  
益於生人貪姪著業受此福報不知以何因緣  
因依慈月與被法力此其宿因亦不薄矣安得  
以世眼量之獄神之受戒閻羅之聽講歸依正  
法載在傳記四生六道皆可修行天龍夜叉並  
護佛法何獨於鬼神而斬之手菩薩以願力故  
天龍鬼神等及諸外道邪見悉生其中爲其導  
首廣爲宣化慈月之墮鬼道安知非乘宿昔願  
力生趣異類調伏衆生卽鬼神中亦豈無以權

方便留惑示現者則鬼神之身爲業報爲應化  
且未可臆斷而況於慈月乎或曰智者之入滅  
久矣慈月之說法將使誰證之曰佛以大衣付  
大迦葉以無上法付大阿羅漢皆不令滅度也  
大師滅後六降山寺一還佛壘振錫披衣有如  
平日以往時案行安隱之言較今日付囑流通  
之旨嘗寂光中如屈伸臂耳子能知一心三觀  
之義則十身佛刹微塵數修多羅如懸帝網尚  
何疑於慈月之今昔與大師之去住哉叶告我  
曰明公爲我作傳以耀於世亦道人習氣未除

也余曰唯唯作天台泐法師靈異記

岳忠武王畫像記

里中蕭生故觀察公之諸孫也嘗夢之武林拜  
宋太師鄂國忠武王廟下王延入坐而語之曰  
邊事旁午不遑啓處吾比年有事北方甫歸又  
趣駕去矣顧視其左右介士嚴裝將發金戈鐵  
馬鏖鏗作聲渙然流汗而覺崇禎改元之十二  
月也越一年而有遵化之事生占斯夢以爲信  
而有徵命畫工繪王像夙夜醜盟事之而屬余  
記其事自昔言夢者皆本于周官之六夢生之

夢何居曰是所謂正夢也寧錦解圍以來羣酋  
竄伏舉世之人皆置奴于度外生何思焉又何  
寤焉筐篋几席之間噩而夢喜且懼而夢于王  
事乎何有故曰正夢也 聖朝役使百靈羣神

羣祀名山大川靡不爲天子守護社稷訶禁不  
祥獨王有事焉者何曰惟忠武王僂力中夏誓  
滅金虜佟奴以王杲餘孽冒金源之後啓疆犯  
順忠武有靈其能貫諸左雲而右憲陣背鬼而  
刃麻扎生不克直擣黃龍飲匈奴之血沒而佐  
佑 聖朝剗羣酋爲膾脯俾無遺種不惟陰敵

我王愾王亦可以逞厥志焉王之有事于北方者此也日者蘆溝之役戕我大帥殲我全師去都城僅三舍耳我不發一矢奴逡巡顧視銜尾引去雖 聖天子威靈燁赫蓋亦鬼神相助之力焉今之游魂餘息出沒遵承閒安知非王陽施陰闔假之條鑊而制其死命耶然則斯夢也何以獨告于生詩不云乎牧人乃夢曹人之夢衆君子謀曹也非有列于朝者也周官占夢季冬聘王夢及其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生之夢可謂吉矣盍齋被走三千里以斯夢獻于

天子 天子將訊諸宗伯舉周官拜受之典余亦宗伯之屬也記其事以徵焉

齊東野語卷第四十三

太宗崩之歲也信其事以增說

天子 天子孫精請宗所舉周官贊文之與余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記四

重修維揚書院記

維揚有書院作爲講堂學舍延道德博聞之儒  
樞衣升堂昌明孔孟之道而鄉人子弟相與羣  
萃州處以爲講肄之地其來舊矣萬曆中御史  
中州彭君來視鹽政閱其蕪廢修而作之祀董  
仲舒以後諸賢于其中高館會樓宏壯靚深故  
御史大夫鄒忠介公爲之記久之復廢後鹽使  
者秦和楊君愾然歎曰豈可使講德之堂夷而



爲長亭廚傳乎按其舊而新之正其名曰維揚  
書院以書屬余曰願有記以繼忠介之後日者  
講學之禁嘗嚴矣蓋發作于萬曆之中而浸淫  
于天啓之後迨于今講者熄禁者亦弛胥天下  
不復知道學爲何事夫其禁之嚴也鈞黨促數  
文網鉞急猶足以聳剔天下精悍之氣而作其  
隕阨是故逆奄之禍士大夫捐身命以扞之而  
士氣卒以勝及其禁之弛也天下皆鐫夷其廉  
隅吮嚙其頰舌頑鈍狂易懵然於森庑脂夜之  
中于是朝著無槃水加劔之大臣疆場多扣頭

屈膝之大吏集詬成風而刑辟不足以禁禦絲此  
言之禁學之效可見于此矣自正心誠意之學  
陳陳相因而姚江良知之宗始盛儒者又或反  
唇而譏之良知之言昉于孟子孟子曰無惻隱  
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  
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也分而言之曰仁義  
禮智其實則良知而已矣夫立乎人之本朝蠅  
營狗苟欺君而賣國者謀人之軍師國邑偷生  
事賊迎降而勸進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  
蓋已澌然不可復識矣其良知之未死者如月

之有魄也如木之有枿也質諸夢寐告諸妻子  
未有不泯然汗下煩冤歛歛者也故曰噤爾而  
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行道乞人之所不受不屑而公卿大夫交臂而  
仍之恬不爲怪彼亦遏抑其良知抹殺其廉恥  
違心反面以至此極也誠使良知之學講之有  
素知如是而爲人如是而非人也知如是而爲  
忠臣孝子如是而亂臣賊子也知如是而爲聖  
賢如是而夷狄禽獸也知湯之必灼也必不赴  
知火之必焚也必不蹈知塗炭之必焦爛也必

不坐如是而士氣可立國恥可振哉庵脂夜之  
祥其可以少解矣乎稽良知之弊者曰泰州之  
後流而爲狂子爲僂民所謂狂子僂民者顏山  
農何心隱李卓吾之流也彼其人皆脫屣身世  
芥視權倖其肯蠅營狗苟欺君而賣國乎其肯  
偷生事賊迎降而勸進乎講良知之學者公而  
下之則爲狂子爲僂民激而返之則爲忠臣爲  
義士視世之公卿大夫交臂相仍違心而反面  
者其不可同年而語亦已明矣嗚呼聖人之言  
元氣也孟子之言藥石也姚江之言救病之急

劑也南宋之世以正心誠意藥之而不效故有  
風痺不知痛癢之證今之世以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藥之而不效故有頑鈍狂易之證舍是而  
不加診治則人心死矣病在膏肓不可以復活  
矣用良知之學爲急劑號呼惕厲庶幾其有瘳  
乎楊君今之有志于醫國者也當軍興倥傯征  
求旁午之會捨鹽鐵之策而修師儒講肄之事  
其必以爲救世之務莫先于此與誠先之則請  
曰姚江之學始鄒忠介公者余之執友而楊君  
之鄉先生也天啓之學禁以忠介爲首忠介之

記蓋亟稱姚江泰州而楊君之所得于忠介者深矣故樂爲記之使刻石陷諸壁間亦以告于維揚之士繼泰州而興起者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嘗熟錢謙益記

長洲鄭氏新復祭田記

惟鄭氏遠有條序國初國子監助教士龍斷自有宋建祠立主曰狀元毅夫公獬學士忠惠公性之丞相忠定公清之提舉文臺公天錫高士所南公思肖割膏腴以供祀視圭田而三之三傳爲處士穗躋助教于廡子孫以昭穆祔祭田

倍助教而三之自助教下五支分守其祀郡縣  
有牒祠有碑田有圖餘百年矣其割而畀之他  
族也自萬曆十二年始鄭之宗人顧視廬冢哭  
而相吊又餘五十年矣訟而贖之按碑以崇祀  
歸餘以息爭自崇禎十六年始于是鄭之雋孝  
廉敷教以書來請曰願有記昔者鄭請釋泰山  
之祀以祀周公春秋諱之書曰以璧假許田僖  
公復許田闕宮作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  
鄭氏之舉於是乎近闕宮矣古者君子雖貧不  
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乎丘木大

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其去而止之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知祭器不粥墳墓不去之義則天子諸侯以至于公卿大夫其所當守而勿去者可知已矣故曰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敗則亡之今也楚豫之間寇未至而先潰名都大邑棄之如遺跡焉向令能如鄭氏之子孫所以營祠復田死守勿替者其肯弁髦職守而以都邑與人乎嗚呼述祖德崇先祀可以教孝嚴守祧時饗祀可以觀禮食舊德



服先疇可以作忠使天下士大夫衆著于復田之義視朝廷之軍師國邑咸如祭器之不可粥墳墓之不可去則祖宗之土宇版章可復而流亡潰敗之禍其少止乎田之復鄭氏一家之事可以無書而復田於今日當名都大邑棄師失守恬不知戒之時其亦以有警也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是年崇禎十六年癸未也

虎丘雲巖寺重修大殿記

崇禎二年十一月虎丘雲巖寺災大雄寶殿萬佛閣觀音閣方丈樓觀一夕而燬山林焦枯神

鬼灼爛人天憐悽如聞歎噫寺僧持簿勸募垂  
十年高門縣簿靡有應者東陽張公奉天子  
命保釐是邦慨然嘆曰噫是誠在我捐俸錢搜  
鍤金僚屬咸仗助焉乃屬山僧鳩材庀徒量工  
命日自十一年四月初八日始事至十二年四月  
初八日大殿卒功方丈樓觀以次修葺邦人士  
女來游來觀耄艾詠歌推美頌考於是僧以公  
之命來請曰願有記也或曰昔稱虎丘奠吳西  
門西金方也闔廬之葬也湏池六尺扁諸之劍  
三千葬三日而白虎蹲其上金之精也寺災之

夕金昌望齊坊市水銀匝地金氣發矣公于是  
作斯殿以鎮之有厭勝之道焉天下盜賊鋒起  
兵火彌亘中吳一隅宵柝不警公之爲吳人違  
兵也此非其微與或又曰張魏公當紹興時記  
虎丘經藏以謂夷狄之變其來有自欲愛貪忿  
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爲鬪亂我佛以清淨立  
教使回心歸善和氣自生公方親臨戎馬鏖劇  
賊于京江桐皖之間顧汲汲爲此舉也表佛力  
迎和氣彌三災消劫火其機緣深矣其願力偉  
矣公固張姓也寧非魏公再來現身說法者歟

嗚呼頻年以來水旱刀兵雜然交作疵癘天扎  
民不堪命方鎮大臣囊金積帛郵傳拜除視之  
蔑如也自公之來敷和布德宣慈訓廉耆老病  
癯燠肌起羸器童鰥孤咸登衽席今茲之役一  
錢寸布不煩公私朝蓋暮鹽節縮僦工斯殿之  
落成也邦人之歡心頌聲與丹樓絳殿互相涌  
現于諸天雲物之中故能化兵氣爲祥雲轉災  
土爲佛國然則考公保釐之績著于東南者莫  
如是役宜也公撫吳七年宣勞治河入爲本兵  
以疆事牽連就徵吳之人扶杖負襁炷香撮土

匍匐佛前告哀祈宥若叫閭闔若投匭函此尤  
可書也余故不辭而爲之記其不特以記其成  
亦以使後之有官君子有事于崇佛者於張公  
之爲宜有考也崇禎十六年十二月嘗熟錢謙  
益記

萊陽姜氏一門忠孝記

崇禎十六年三月行人司行人臣垓伏闕上疏  
言去年閏十一月奴酋兵掠萊陽臣父勅封儀  
真縣知縣姜瀉里山居聞警率子弟僮奴入城  
死守二月初六日奴突至城陷巷戰被執奴就

索金帛臣父罵曰吾二十年老書生二子爲清白吏安得有金帛飽狗奴腹以馬捶捶之嚼齒大罵奴攢刃刺之乃死臣季弟姜坡偕侍郎宋玫守東城趨抱父屍慟哭奴縛置寨中夜舉火燒奴帳奴覺鬻殺之臣母及長兄圻負重傷圻妻王氏臣妻孫氏坡妻左氏及次姊先後投繯赴火死臣兄禮科給事中琛言事迂戇荷 聖明寬宥頌繫西曹聞計浹旬號慟絕食臣若奔赴故里則臣兄園扉一息立斃草土臣欲留視橐餽則臣父原野暴骨長飽烏鳶臣餘氣僵魂

死生無地伏望 皇上付臣法司代兄歸葬兄  
得畢命首丘臣願填尸牢戶若臣兄罪必不赦  
請勒限就繫伏前日妄言之辜并案臣今日妄  
請之罪 天子覽其奏意惻然憐之未及發六  
月登萊撫臣曾化龍覆奏姜氏一門忠孝請賜  
優卹始得奉 明詔下所司核將以甲申九月  
卜葬謂謙益舊待罪太史氏俾書其事嗚呼忠  
臣孝子國家之元氣也忠義之氣昌則存叛逆  
之氣昌則亡有國家者之大坊也天寶逆命之  
臣以六等定罪達奚珣輩駢斬于獨柳樹集百

寮往觀之而宋南渡李綱議僭逆僞命宜倣肅宗時定罪用重典當時不能從識者以謂至德之中興建炎之不振其興亡實繇于此今國家方全盛奴雜種小醜闖螳賊游魂中朝士大夫回面屈膝委質賊庭者所在而有夫豈國無刀鋸以至是與若姜公者身無一命之寄家無中人之產徒手扞賊橫身死義家人婦子血肉糜爛國家元氣旁薄結轆而勃發于姜氏之一門非偶然也使國家之臣子胥如姜氏則忠臣孝子接踵于世何至如靖康之時所謂在內惟李



若水在外惟霍安國使敷天率土痛北轅而憂  
左袵哉比歲奴三入畿輔一門殉難者高陽孫  
氏順義成氏與姜氏而爲三孫氏成氏之議卹  
當國者口噤目眙若避禁諱至今寢閣未下今  
姜氏之卹獨出宸斷然後知崇獎節義固 聖  
明之所急而所司奉行者之罪也自今以往忠  
義之氣昌國家之元氣日固叛臣賊子當胥伏  
獨樹之誅而奴闖之懸首藁街也不遠矣余爲  
書其事以俟之且以諗於國史之傳忠義者崇  
禎申申三月記

韓蘄王墓碑記

宋蘄國韓忠武王世忠墓在吳縣靈巖山下豐碑巋然聳聳屈盤禮部尚書趙雄奉詔撰也宋史列傳援据雄碑其書楊國夫人事則碑爲詳建炎之復辟也楊國及二子質苗傳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傳詒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傳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速清巖陞楊國

奉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  
手自捽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  
王于嘉禾史云朱勝非給傅遣妻子慰撫世忠  
而不及楊國云云略也傅正彥獻俘行宮楊國  
自碩人超封國夫人制曰知略之優無愧前史  
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史  
稱隆祐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迓世忠速其  
勤王誤也黃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桴鼓  
史云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  
渡羅大經鶴林王露載兀术鑿河道去夫人奏

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而碑及史皆不載爲斬王諱也大經又云斬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于廊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走出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因蹴之起問其姓名密告其母邀至家具酒食資以金帛結爲夫婦碑云楊國家楚州織簿爲屋蓋楊國家本楚州寓京口也斬王鎮楚州披草萊立軍府故夫人亦織簿爲屋與士卒共力役也斬王起銀州積功轉進武副尉宣和二年調西師討方臘

部勇敢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楊國于京口當  
在此時王爲裨將非小卒也碑載王娶白氏秦  
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茹氏秦國夫人周氏靳  
國夫人四妻皆啓國封蓋宋世待功臣彞典如  
此楊國起家北里慷慨擇配識英雄韎韐之中  
遂能定國難奏膚公豐碑青史於今爲烈豈不  
偉哉辛巳長至日余與河東君泊舟京江指顧  
金焦二山想見兀术窮蹙打話斬王夫人佩金  
鳳瓶傳酒縱飲桴鼓之聲殷殷江流瀆沸中遂  
賦詩云餘香墜粉英雄氣剩水殘山俛仰閒相

與感梁歎息久之甲申二月觀梅鄧尉還過靈  
巖山下埽積葉剔蒼蘚肅拜酌酒而去因據採  
楊國遺事記其本末如此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四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五

記五

耦耕堂記

萬曆丁巳之夏予有幽憂之疾負疴拂水山居  
孟陽從嘉定來流連旬月山翠濕衣泉流聒枕  
相與顧而樂之遂有棲隱之約亾何孟陽有長  
治之役卒卒別去予遂羈縶世罔跋前疐後爲  
山中之逋客者十有餘年矣天啓中予遭鈞黨  
之禍除名南還塗中爲詩曰耦耕舊與高人約  
帶月相看竝荷鋤蓋追思疇昔之約而悔其踐



之不蚤也世故推移人事牽輓匹夫硜硜之節不能自固咎譽錯互構扇旁午殘生眇然不絕如縷然自此得以息機摧撞長爲山中之人而孟陽不我遐棄惠顧宿諾移家相就予深幸夫迷塗之未遠而隱居之不孤也請於孟陽以耦耕名其堂孟陽笑而許之嗟夫子與孟陽遭逢聖世爲太平之幸人其所爲耦耕者蓋亦感閒居之多暇喜一飽之有時庶幾息勞生而稅塵鞅豈與夫沮溺者流輟耕太息於蔡葉之間歎滔滔以沒世羣鳥獸而不返者哉余與孟陽之

似沮溺其耦俱之跡而已而其樂則固有過之者矣然亦有不能無慨然者予之得交於孟陽也實以長蘅長蘅與予偕上公車嘗歎息謂予吾兩人才力識趣不同其好友朋而嗜讀書則一也他日世事羸了築室山中衣食并給文史互貯招延通人高士如孟陽輩流髣髴淵明南邨之詩相與詠歌皇虞讀書終老是不可以樂而忘死乎予曰善哉信若子之言予願爲都養給掃除之役請以斯言爲息壤矣荏苒二十餘年長安邸舍酒闌燈灺之語猶歷歷在耳而長

衡已不可作矣人生歲月真不可把翫山林朋  
友之樂造物不輕予人殆有甚於榮名利祿也  
予之得從孟陽於此堂也可不謂厚幸哉莆田  
宋比玉子三人之友也爲作八分書以扁於堂  
而予記其語於壁閒世之君子過而攬焉其亦  
有如予之慨然者乎崇禎三年錢謙益記

朝陽榭記

耦耕堂東南之第地瓦礫叢積登之有異焉因  
而爲臺狀如敦丘起屋半閒以障風雨於是屋  
之爲拂水石之爲三脊峯之爲石門石城合脊

攢簇於尋丈之內灌木族叢仰承歷屨紛紅駭  
綠蔽虧變換榭踞山之東旦卽見日名之曰朝  
陽取爾雅釋山之云也梁簡文帝招真治碑曰  
高巖鬱起帶青雲而作峯拂水縣流灑天河而  
俱會又曰其峯則有石門石城虛峴自然神功  
挺起今斯榭之所直者高巖縣流樵夫牧人皆  
能指示其處至所謂石門石城者流俗皆莫知  
漫舉北山一二拳石以當之耳予按姑蘇志云  
過吳王廟五六里有試劔石又有三沓石與石  
城石門諸峯錯峙乃知三沓石之東試劔石下

石壁呀然中開俗謂之劔門卽石門也石之西  
其厓如防如削巨石錯列如雉堞樓櫓卽石城  
也簡文云虛峻挺起信不誣也舊志稱二峯在  
頂山西北蓋未可信又云石城吳王置美人處  
据漢書注及郡國志卽吳縣之靈巖山無容在  
虞山也予爲記於壁閒庶游斯榭者可以舉目  
而得之且使讀者知古人模狀山水其言語簡  
妙爲不可及也崇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記

秋水閣記

閣於山與湖之間山圍如屏湖繞如帶山與湖

交相襲也虞山墮山也蜿蜒西屬至是則如密  
如防環拱而不忍去西湖連延數里繚如周墻  
湖之爲陂爲澗者彌望如江流山與湖之形經  
斯地也若胥變焉閣屹起平田之中無垣屋之  
蔽無藩籬之限背負雲氣冒盪煙水陰陽晦明  
開歛變怪皆不得遁其豪末閣旣成主人與客  
登而樂之謀所以名其閣者主人復於客曰客  
亦知河伯之自多於水乎今吾與子亦猶是也  
嘗試與子直前楹而望陽山箭缺累如重甌吳  
王拜郊之臺已爲黍離荆棘矣邈迤而西江上

諸山參錯如眉黛吳海國康廩國之壁壘亦已  
蕩爲江流矣下上千百年英雄戰爭割據杳然  
不可以復跡而况於斯閣歟又况於吾與子以  
眇然之軀寄於斯閣者歟吾與子登斯閣也欣  
然騁望舉酒相屬已不免啞然自笑而何怪於  
人世之還而相笑與客曰不然於天地之中有  
山與湖於山與湖之中有斯閣於斯閣之中有  
吾與子吾與子相與晞朝陽而浴夕月釣清流  
而弋高風其視人世之區區以井甕相跨峙而  
以腐鼠相嚇也爲何如哉吾聞之萬物莫不然

莫不非因其所非而非之是以小河伯而大海  
若少仲尼而輕伯夷因其所然而然之則夫變  
眩之相憐儻魚之出遊皆動乎天機而無所待  
也吾與子之相樂也人世之相笑也皆彼是之  
兩行也而又何閒焉主人曰善哉吾不能辯也  
姑以秋水名閣而書之以爲記崇禎四年三月  
初五日

明發堂記

斥山居以爲墓鄉之爲堂爲閣游焉息焉者皆  
墓域也直秋水閣之後竹樹掩曖礪石錯列宮



之以爲墓田丙舍其中爲堂前榮後寢高明而  
靚深傲越溪張氏之製命工圖以來有以栢屋  
售者度而移焉不爽尺寸名之曰明發於以登  
牢蔬饌親賓示吾子孫毋忘其初也庭中有老  
梅修竹浮水溜渠空翠自墮清陰不改堂之東  
步檐周流迴廊交屬其前楹近臨墓道游人士  
女竝肩接踵薄而觀之如坐鏡中紛紅拖碧如  
雜圖畫折而東拂水之礪繞墓前穴墻而出以  
注於簷下雨過泉雍水石鬪擊蛇龍攫挐風雷  
喧逐潰而西傾折回直舒爲漫流聞東崖旋瀆

沸土瀑深然而下經第五橋以入於明堂之水  
梁簡文所謂拂水縣流天河俱會者循行吾欄  
檻之間猶硯池帶水也礪之湫流又折而北匯  
於堂之西石壁之下有泉湛然所謂歸來泉也  
泉之下洄池蓄停礪石平布其西築室方丈幽  
蔭蒼蔚翠蔓蒙絡日車蒼涼月輪穿漏此吾堂  
之別館也堂之東北隅有樓以燕處有陰室以  
違夏有陽室以違冬度閣庖福順序以爲此吾  
所以翼夫堂也予之營斯堂也財一年而有急  
徵之禍繫踰年而歸歸而廬於此也歲時伏臘

晨昏肅拜顧明發有懷之義未嘗不優然如有  
見愾然如有聞也霜淒月黑風雨如晦白楊蕭  
騷山谷震駭念古之孝子遠墳而啼攀栢而泣  
未嘗不膚粟骨驚媿而所死也良夜開卷閨房  
點筆追思壯年昔游春燈秋卷未嘗不撫駒策  
驥歎老至而悲無聞也雒中之冠帶汝南之車  
騎蜀郡之好事鄆杜之諸生聞聲造門希風枉  
駕屨舄交錯舟舩填咽邑屋闕其無人空山爲  
之成市畏虛名之難居知物望之不易副未嘗  
不逖然以思默然以慙而悄然以恐也歲月荏

蔣世務牽絀廬三年而復返僥仰感歎輒爲之  
記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子孫念之  
哉若夫遊觀之美山林鳥魚之樂非吾所以名  
堂之意也其敢以示子孫乎廬居後之三年涂  
月二十八日謙益謹記

花信樓記

於墓道之東偏擇爽塏之地撤耦耕堂而徙焉  
招孟陽也堂之前隙地與秋水閣相直庀山居  
之餘材爲樓五間後山如屏前湖如鏡堤池折  
旋景物攢簇名之曰花信而劉狀元胤平書其

額拂水游觀之盛莫如花時祝釐之翁媪踏青  
之士女連袂接衽摩肩促步循月堤穿水閣笑  
呼喧闐游塵合沓呵之不能止避之不勝趨也  
作斯樓也而美其名幾以飽其觀聽誘而奪之  
樓旣成堤之西東閭道相望不能中分游者而  
來者滋益衆客或慕余誘而奪之之法不已窮  
乎予曰予之名樓也以花信而游人之追奔走  
集者爲花來也當此之時風柔日麗春山如粧  
春湖如鏡弱柳縑煙天桃暈雨相與握蘭贈藥  
思吟怨歌靚觀微步傍徨徙倚非有以誘之誰

得而奪之迨乎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鶻鷓啾啾  
羣女出桑游者息觀者止紅綻綠肥草長麥秀  
於斯時也誰誘之而誰奪之耶吾與子倚飛閣  
臨長堤身游於嬌花寵柳餘香殢粉之中欣欣  
然如有得也已而時序遷改繁華代謝譬之雨  
止雲收酒闌人散未嘗不泯然如有所失也造  
物者之於吾與子也其誘且奪之則已久矣而  
子猶未之寤歟客曰藏舟於山夜半有力者負  
之而趨昧者不知也姑記其語於壁花時登斯  
樓也更與子飲酒

留仙館記

得周氏之廢園於北郭古木藜石鬱蒼蒼蔚其  
西偏有陋室焉爲之易腐柱傾加以塗墍樹綠  
沈几山翠濕爍煙霞澄鮮雲物靚深過者咸歎  
賞以爲靈區別館也樹之眉曰留仙之館客視  
而歎曰虞山故仙山也斯館也西望乾元宮徐  
神翁之雪井在焉迤而南爲招真治梁簡文所  
銘二始八會者也折而北爲烏目山淳于斟遇  
慧車子授虹景經處也子將隱矣有意於登真  
度世名其館爲留仙不亦可乎予曰不然予之

名館者慈谿馮氏爾賡號留仙者也子取友於天下多矣晚而得留仙彘弟留仙之於我古所謂王貢嵇呂無以尚也子既老於一丘而留仙爲天子之勞臣枝柱於津門渝水之間逖而思思而不得見眉之館焉所以識也客曰是矣則胡不書其姓繫其官而以別號名館使人疑於望仙迎仙之屬歟予笑曰子必以洪厓赤松飡六氣而飲沆瀣者而後爲仙歟吾之所謂仙者有異焉老子吾夫子之所學焉者也一則曰吾聞諸老聃再則曰吾聞諸老聃禮經之所載



也許叔遜龍沙之祖也淨明忠孝其教誥在也  
以真誥考之忠臣孝子歷數千百年猶在金房  
玉室之間迄於今不死也以留仙之館比於望  
仙迎仙何不可哉士君子出而致身遂志分主  
憂振國恤其爲修煉也視山澤之癯鷓息禽戲  
塊然獨存者所得孰多吾嘗從樵陽之侶窺石  
函之閱籍得廁名其閱者吾黨蓋有人焉未可  
謂神仙去人遠也客曰善哉請書之以爲記俟  
其他日功成身退爲五湖三峯之游宴坐於斯  
館相與縱飲舒嘯而以斯文示之崇禎壬午小

歲日記

玉繁軒記

河東君評花最愛山礬以爲梅花苦寒蘭花傷  
豔山礬清而不寒香而不豔有淑姬靜女之風  
蠟梅茉莉皆不中作侍婢予深賞其言今年得  
兩株於廢圃老墻之下荆奧草除瓦礫披而出  
之皆百歲物也老幹攫挈樛枝扶疎如衣從風  
如袖拂地又如人楷拳乍脫相扶而立相視而  
笑君顧而樂之爲屋三楹啓北牖以承之而請  
名於予予名之曰玉繁而爲之記曰瑤花之更

名山礬始於黃魯直以瑒花爲唐昌之玉紫者  
段謙叔曾端伯洪景盧也其辨證而以爲非者  
周子充也夫瑒花之卽玉紫耶非耶誠無可援  
裾以唐人之詩觀之則劉夢得之雪紫瓊絲王  
仲初之瓏鬆玉刻非此花誠不足以當之有其  
實而欲奪其名乎物珎於希忽於近在江南則  
爲山礬爲米囊野人牧豎夷爲樵蘇在長安則  
爲玉紫神女爲之下九天停颺輪攀折而後去  
固其所也以爲玉紫不生凡地惟唐昌及集賢  
翰林有之則陋又以爲玉紫之種江南惟招隱

有之然則子充非重玉縈也重李文饒之玉縈耳玉樹青葱長卿之賦也瓊樹璧月江總之辭也子充又何以云乎抑將訪其種於宮中窮其根於天上乎吾故斷取玉縈以勝斯軒春時花放攀枝弄雪游詠其中當互爲詩以記之訂山礬之名爲玉縈而無復比瑒更礬之譏也則自予與君始崇禎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牧翁記

匪齋記

易比之六三曰比之匪人世儒之解曰匪人猶

曰小人也易言君子小人多矣於泰曰內君子而外小人於否曰內小人而外君子遯則曰吉曰否解則曰有解曰退革則曰豹變曰革面師之上六既濟之九三曰小人勿用同人之九三曰小人弗克皆鑿鑿乎指小人而質言之也於比何獨不然比之卦以九五居陽爲主而五陰皆求比焉比而不以元永貞則凶邪之道永貞而不遇其主則猶未免於咎也初六之有孚盈缶永貞而遇其主故曰无咎終來有它拔茅彙征不遐遺朋亡泰之道也故曰吉六二之自內

內而得君六四之外比外而得賢故皆曰貞吉  
六三近者皆陰而遠無應所與比者皆非其人  
中懷永貞蘊初六之盈缶而不遇其主者也莫  
益之或擊之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象曰不亦  
傷乎夫子蓋傷之也水流濕火就燥比之相從  
各以其類漢之有李固胡廣趙戒之匪人也唐  
之有陸贄裴延齡趙憬之匪人也易不言君子  
小人而曰匪人虛其位以俟人主之決擇也不  
言凶不言咎而言傷者何也有九五剛中之主  
顯比於上五陰之求比者用三驅之道以縱舍

之雖違有孚之吉而終免後夫之凶則亦止於  
傷而已矣崇禎元年予以閣訟奉明旨鐫責  
曰中有匪人上方向學精於詩書取原筮之  
辭以斷枚卜之獄不斥言小人而曰匪人使臣  
子雖退廢其名猶可居也震怒之後事得白卽  
放歸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也聖主之放其  
臣也有哀矜無忿疾傷之之道也客有唁予者  
曰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安知上不  
不以蹇之匪躬勗子乎予曰是何敢哉請以  
上之明旨名其讀書之齋曰匪而釋其說以爲

記

牧齋初學集卷第四十五